

作家频道

## 春天在春天里

鲁北

有一天,我牵着7岁的外孙女闫一诺的手,哼着熟悉的儿歌,在大路旁、在小河边、在田埂上,寻找春天。大路旁的长青树泛起了新绿,小河边的柳树上吐出了新芽,田埂上的小草竖起了耳朵。春天的风轻轻地吹着天空,吹着大地,吹着树木,吹着田野,吹着庄稼,吹在我们的脸上,软绵绵、暖洋洋的。站在黄河大堤上,远远地望见河滩上有人在劳作。走近了,看到他在刚刚返青的麦田里撒化肥。

我想起了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庄稼人,一辈子与庄稼私语。站在田野上,像一棵庄稼。庄稼人,不误农时不误春。春打六九头,惊蛰无凌丝。在这个季节,父亲就开始忙碌了。他知道,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

在人们还沉浸在春节和元宵节的快乐中,尽情享受一年一度阖家团圆的幸福时刻,我的父亲早已经坐不住了。惊蛰那天,他倒背着手去村外河沟西的那几片麦田地里转了三遍,回到家里,他到西偏房里取出那张有些锈点的铁锹,用砂轮轻轻地打磨,霎时铁锹放出了银光。他把铁锹扛在肩上,急匆匆走到猪圈旁,脱下棉袄,纵身跳了下去。接着,一锹锹猪粪从圈底飞到圈沿上,甚至更远处。父亲有用不完的力气,不一会儿,一大堆猪粪坐在了圈沿上。

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。父亲明白,要想庄稼长得好,要有足够的肥料。那些年,在我家院子的西南角有一个猪圈,猪圈里养着一头猪。我和弟弟妹妹挖野菜喂它,母亲也用泔水喂它,一年到头,能长一百三四十斤。猪养大了,卖钱,猪的屎,肥田。那时候,每到雨季,父亲让我们和他一起把一些草垛底子、热草什么的,一锹锹装到小铁车上,倒进猪圈里,沤绿肥。一年下来,满满的一圈肥,可以上好几亩庄稼。



插图 阿占

父亲把猪粪堆在猪圈沿上,晒几天,再用爪耙一下一下捣碎。有一天,父亲喊上我,一锹锹把那些猪粪装进手推车上的篓子里,装得尖尖的,用铁锹拍实。父亲弓着腰推车,我抓着掣拉车,一趟趟把那些猪粪运到麦田地里,倒在地上,一锹锹均匀地撒在麦苗的根部。待到河沟里来了水,浇上一茬透地水,小麦疯长起来。

乡亲们和我们一样,三三两两地在自己的地里劳作。

田野上除了一片片的麦田,还有许多春地。这些春地,是去年留下的,有的种玉米,有的种高粱,有的种大豆,有的种棉花,还有的种五谷杂粮、蔬菜瓜果,等等。

田野上,人欢马叫,在为春天忙碌着。

春天也为自己忙碌。春天来了,花儿开了,草儿绿了,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春天在地上打一个滚儿,要么是花明柳媚,要么是万紫千红。我在外孙女的眼睛里,找到了春天。春天在春天里。

生活秀场

## 身边有“情人”

王溱

上点年纪的人,对“洋味”的兴趣少之又少。倒是些年轻人喜欢热闹,找些“噱头”或借口,吃吃喝喝,玩玩乐乐。“情人节”花钱拉动消费的一定是那些精力过剩的俊男靓女。

关于西方“情人节”的说法很多,结局有悲有喜,但都贯穿着“爱情”。所以提起“情人节”,人们马上想到男女之间那些事,也正因为如此,许多国人对这个节日颇有微词,老人们甚至觉得“反感”。这都在情理之中,毕竟中外的道德观念不同,对爱情的理解认识也有所差异。

然而“不屑”并不意味着排斥,相反许多人喜欢拿“情人节”调侃、逗乐,释放心中多余的“能量”。记得上班时,每到“情人节”午休,吃饱了饭的同事们就相互“揭短”,似乎每个人都是“文君司马”。

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都有“情人”。关于“情人”的概念,应该说也是与时俱进。以前“情人”囿于恋人、情侣,后指惺惺相惜的知己,暧昧复杂的爱情,现在又有广泛含义,甚至包括合法的妻与夫。

夫妻是天生的“情人”,不仅相濡以沫,更是一生相依。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朝朝暮暮,一年365天相聚在一起,更温馨更幸福更珍爱?即便是分居两地,两颗心也会穿越时空,紧密相连。从素不相识到你牵我挂,白头偕老,这是人世间最醇厚的感情,任何情愫都无法代替。古诗所云“情人不还卧,冶游步明月”,不正是夫妻间深厚感情的真实写照?

坊间有句名言: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。这里的情人显然是“特定所指”。现实中父亲对女儿似乎特别的亲近,也格外关爱。在家庭中,母亲对女儿要求可能更严格一些,但父亲总是温情相待。女儿有诉求,母亲未必件件应允,但父亲会“毫无原则”。更有一个普遍现象,女儿都与父亲的长相相近。血缘关系,遗传原因,女儿从性格上、智商上,甚至习惯上都与父亲同出一辙。如此奇妙的相似相近,如此亲密的感情,谁能说这不是世上最令人羡慕的一对“情人”?

坊间还有一句流行语: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。棉袄本身就暖和,若再贴在身上那是一种什么感觉?偏偏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就是如此“铁”。许多做女儿的对母亲又“恨”又爱。母亲对女儿管得最多,唠叨得也最多。尤其当女儿进入了青春期,母亲的关爱有时变成了“焦虑”,眼睛一刻不离女儿,生怕女儿有个闪失。为此有的女儿特别“抵触”母亲,嫌母亲管得太宽,太严厉,太无情。然而,当碰了钉子,吃了亏,“恍然大悟”时,女儿才会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和呵护挚爱。实际女儿对母亲也是最依赖最信任的。有些话,特别是不便于对父亲开口的“私密”话,女儿只能对母亲倾诉。偶依在母亲温暖的怀里,女儿就像进了安全岛、避风港,再大的风浪也不怕。

女儿永远是母亲的“心头肉”,危难时刻,危急关头,站在母亲身边的,不出意外一定是女儿,即便是“泼出去的水”也会“卷水重来”。母亲和女儿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血,骨子里有着无可复制的精髓,是一对密不可分“情人”。

有人说“情人”是一种感情寄托、慰藉和精神支柱;还有人说“情人”是变相的关怀、安慰、鼓励、帮助、理解和支持。更有人说,“情人”只不过是浪漫、知心的代名词而已。

无论是何种说法,在老人眼里“情人”就是孙辈,就是隔代的骨肉。“隔代亲”是坊间公认的亲情。长辈对子孙孙女外孙外孙女的爱,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由此而衍生出的“溺爱”“宠爱”“娇宠”甚至“姑息”“放任”,虽众说纷纭,毁誉参半,但在老人眼里孙辈总是“十全十美”的化身。疼爱,让老人根本无暇顾及那些“闲言碎语”。年龄上的悬殊,阻断不了血缘带来的浓浓情感,“隔代亲”是最让人动容的老少“情人”。

“情人”在人们眼里很特别,很浪漫,很神秘,也很“异类”,然而它就在人们身边。人们完全不必为“情人”复杂的含义所困惑,也不必为由此而产生的想象而担忧。因为“感”和“情”两字相连,本身就犹如花开并蒂,如同人世间的一对“情人”,就看用什么眼光去审视、解读和欣赏了。



人生感悟

## 老饕东坡

刘俊科

苏轼曾以“老饕”自居。

从乌台出狱到黄州,苏轼和儿子用了半个月的时间。

一路上,看到群山之上,竹林连绵,再俯瞰绕城的水,心里不禁就想,有竹林必有竹笋,那碧波之下也一定有鲜美的鱼儿吧!

“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

唉,这“为口忙”,正是一语双关呢。是“口食”之忙,更是“口舌”之忙啊!真是“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

竹笋、活鱼,都是鲜美的。苏轼果然就地取材,用这两样材料做菜。自己吃,也请朋友吃。还记下详细的做法。以新鲜鲫鱼或鲤鱼活斫,冷水下,入盐,以菰菜心芼之。扔入荤葱白数茎,不能搅动,俟半熟时,人生姜、萝卜……真真是拿手杰作。到后来又做了大官,还请朋友品尝鱼羹,彰显手段。

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其实,老苏哪样也不能少。但似乎不大喜欢牛羊肉,却盛赞黄州的猪肉最美。作《猪肉颂》:“黄州好猪肉,价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东坡肉至此诞生。后来在惠州,他又发明了“火烤羊脊骨”,还写信跟弟弟炫耀,这种吃法,让等着啃骨头的狗狗们很不高兴,“则众狗不悦矣。”

喜肉的东坡却不杀生。到好友陈慥家做客,到了即声明不得杀生。还做了一首《我哀蓝中蛤》的诗,劝朋友们都不要杀生,“我哀蓝中蛤,闭口护残汁。又哀网中鱼,开口吐微湿。”

黄州的酒可是不咋地,一直让他抱怨不休。“酸酒如齏汤,甜酒如蜜汁。”尽管如此,也得喝啊,“予虽饮酒不多,而日把盏为乐,殆不可一日无此君。”后来,又自酿蜂蜜酒,一如陶渊明饮酒也酿酒,一个是回归田园,一个是滴居山地,酒,浇灌着他们的精神,也滋养着他们的生活,自酿的快乐也能化解无妄的痛苦。

在黄州,苏轼毕竟是罪官,很快,他的积蓄就花得差不多了。他用那支写词的笔,写了一篇《节饮食说》粘在墙上。我们不妨可以当做一首词来读:

“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,早晚饮食,不过一爵一肉,有尊客盛饌则三之,可损不可增。有召我者,预以此告之,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。一曰安分以养福,二曰宽胃以养气,三曰省费以养财。”豁达与无奈,乐观与凄然,被他揉作一团,挥手和解了。

吃也能吃出趣味,那是因为他有化解心中忧愤的功力。朋友潘大临煎米粉做饼,味道甚是酥美,苏轼吃得好,便问:“此饼何名?”主人也不知道,苏轼就说:“就叫‘为甚酥’好了!”又有朋友请他喝了自酿的酒,他觉得很酸,就说:“莫做醋错著水来否?”不过几日,他又想吃朋友家的酥饼了,就写了一首短诗代柬:“野炊花间百物无,杖头惟挂一葫芦。已倾潘子错著水,更觅君家为甚酥。”

被贬谪而喜炊饌,是因为有宽阔的怀抱可揽山川风月入怀,更因为有坚挺的脊梁可扛飞沙走石于肩。

前几日在看《苏东坡新传》,看到苏东坡与好友一同游赤壁,那一天是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,东坡的生日。有酒、有友人、有笛声,“小舟载酒,饮赤壁下。”“风起水涌,大鱼皆出。”故事场景甚美,不敢独享,发于战友哲军,他回信:“今天就是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啊!”我即刻查看日历,果然是!真是巧啊!是日,当是苏东坡986岁生日。苏东坡写信善用“呵呵”,那我就呵呵,呵呵!